

編號：129

師說

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¹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²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³？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⁴。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⁵；今之眾人，其下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；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⁶！

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⁷，惑矣⁸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⁹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¹⁰。

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¹¹；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¹²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¹³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¹⁴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，可知矣¹⁵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¹⁶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¹⁷！

聖人無常師¹⁸，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¹⁹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²⁰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；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²¹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²²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²³；不拘於時²⁴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²⁵，作《師說》以貽²⁶之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韓愈（公元 768 – 824），字退之，唐代河陽（今河南孟縣）人，自稱「祖籍昌黎」，故世稱韓昌黎。其最後官至吏部侍郎，故又稱韓吏部。卒謚「文」，後世又稱他為韓文公。韓愈二十五歲登進士第，其後一直做着小官，至晚年才遷至吏部侍郎（屬正四品的較高級官員）。唐德宗貞元十九年（公元 803），因關中天旱，他上書請求寬減民眾徭役，免民眾租稅，被貶為陽山（今廣東陽山）令。元和十四年（公元 819），韓愈諫唐憲宗迎佛骨入宮，幾乎被處死，後被貶為潮州刺史。唐穆宗即位後，奉旨回京，歷任國子監祭酒、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職。長慶四年（公元 824）敬宗即位，同年十二月韓愈因病去世，年五十七。

韓愈是唐代著名文學家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與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，合稱「韓柳」。蘇軾稱讚他：「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勇奪三軍之帥。」（八代：東漢，魏，晉，宋，齊，梁，陳，隋）。他為文反對六朝以來之駢偶文風，提出「古文」概念，主張「文以載道」、「詞必己出」、「唯陳言之務去」，繼先秦、兩漢以來的散文傳統，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。其詩亦極有名，清代方東樹謂：「韓公詩文體多。而造境造言，精神兀傲，氣韻沈酣，筆勢馳驟，波瀾老成，意象曠達，句字奇警，獨步千古。」著作收入《昌黎先生集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根據清代方成珪所編之《昌黎先生詩文年譜》考證，韓愈《師說》一文作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（公元 802）。當時韓愈三十五歲，任國子監四門博士，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，官位不高。他這篇文章是針對當時「恥學於師」的門第風氣而寫的。唐代以官位高低為區分門第之標準，當時的士大夫，普遍有一種從師「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」的心理。韓愈寫此文，就是為着反對這種錯誤風尚，提出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」、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」的主張，以匡正時弊。

三、注釋

1. 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：老師是傳授道理、教授學業、解答疑難問題的人。道：儒家之道統、學說。受業：講授學業。「受」，後來多寫作「授」。

2. 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：出生在我之前的人，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比我早，我就跟從他，拜他為師。固：本來。
3. 吾師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：我學習的是道理，豈用理會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比我小呢？庸知：豈用知道、理會。庸：豈，難道。
4. 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：所以無論是高貴還是卑賤，年長還是年輕，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。
5. 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：古代的聖人，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，尚且跟從老師學習。
6. 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：聖人能夠成為聖人的原因，愚人仍然是愚人的原因，大概就是因為這個道理。其：大概。
7. 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：一些人愛護自己的兒子，選擇老師來教兒子，而自己卻把從師學習視為羞恥。
8. 惑矣：實在是糊塗啊！
9.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：是教給小孩子文句基本知識的人。句讀：古人指文辭停頓處。文辭語意已盡處為句，未盡而須停頓的地方為讀。讀：^粵[豆]，[dau6]；^漢[dòu]。
10. 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：句讀不懂，向老師學習；疑難不解，卻不向老師請教。小問題願意從師，大道理卻遺漏、忽略了，我看不出他的明智之處。「不焉」之「不」，音義同「否」。
11. 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：巫覡、醫師、樂師、各種工匠，不把互相學習當作羞恥。
12. 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：士大夫一類的人，聽到叫「老師」、「弟子」等稱呼時，就聚在一起來嘲笑。族：類。
13. 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：某人與某人年齡差不多，學問也接近。
14. 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：拜地位低的人為老師實在是羞恥，拜地位高的人為師則近於諂媚。諛：諂媚、奉承。^粵[愚]，[jyu4]；^漢[yú]。
15. 師道之不復，可知矣：從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復是可以知道的。
16. 君子不齒：士大夫不屑與他們同列。君子：這裏指士大夫。齒：並列。
17.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：現在士大夫的才智反不如他們，這真是奇怪！
18. 聖人無常師：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。
19. 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：孔子曾師事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：春秋時郯國（今山東郯城）的國君，孔子曾向他請教官職的名稱。萇弘：周敬王時的大夫，孔子曾向他請教過音樂。師襄：春秋時魯國的樂官，孔子曾向他請教過彈琴。老聃：即老子。孔子曾向老子問禮。郯：地名，在山東。^粵[談]，[taam4]；^漢[tán]。萇：姓氏之一。^粵[詳]，[coeng4]；^漢[cháng]。聃：原義是耳廣而無輪，相傳為老子之名。^粵[耽]，[daam1]；^漢[dān]。
20. 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：幾個人走在一起，其中一定有可以作為我學習的對象。語出《論語·述而》。

21. 術業有專攻：學問技藝各有所長。
22. 李氏子蟠：李家有個孩子叫蟠的。蟠：粵[盤]，[pun4]；粵[pán]。
23. 六藝經傳，皆通習之：六經的經文和傳文。六藝是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經書。經：六經原文。傳：注釋六經原文的解釋文字。
24. 不拘於時：不受時俗的影響。
25. 余嘉其能行古道：我讚許他能夠踐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。
26. 貽：贈送。粵[怡]，[ji4]；粵[yí]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從賞析的角度而言，本文在內容及技巧上有以下諸項特色：首先是立意高遠。本文旨在透過一系列的論據證明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」、「是故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」、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三方面的道理。當時世俗人不知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只以為年紀不是大於自己的話，他的賢能一定不及自己，韓愈看到此點，借李蟠拜自己為師、跟從自己學習，發表議論，韓愈的構想是以十七歲那麼年輕的學子從自己學習，而自己年紀比他大很多，但也不敢以年長自居賢位，而說出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、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」等說話，足見師的重要及師其道而非師其年長的道理。而且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」、「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，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」之提法非常新穎，將師之角色具體定義，使當時老師作為「授之書而習其句讀」的普通層次提升到授儒家之業、解儒家之惑之新高點，立意高遠。

第二特色是說服力強。根據柳宗元《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》中云：「由魏晉氏以下，人蓋不事師。今之世不聞有師，有輒譏笑之以為狂人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《師說》，因抗顏而為師。」可見由魏晉以至韓愈所處之中唐時期，世俗多輕視師道，有為師者或招收學生者都被譏笑為狂人。惟獨韓愈不受時俗左右，無懼別人取笑、侮辱，招收學生，並作《師說》，以師自命，抗擊當時社會之歪風。在這種背景下，韓愈提出師道問題本已甚切合社會需要，所以他在取材上已甚具說服力。而在文章中，他的中心論點是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」，認為師的角色是傳承儒家道統、講授儒家經典、解決學生面對的學問及人生困惑，師的作用的確如此重要，令人難於辯駁。韓愈進而提出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」之道理，人學習的是道理，最先能領略道理的人就可以為師，這與年紀、貴賤都無關係，能力優勝者自可在某一範疇為師，這更是難於質疑的提法。接着，韓愈舉出古之聖人亦有師、今之愚人竟謂可以無師，今之士大夫擇師教子、而自身卻不從師，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，而士大夫們都以從師為恥三項論據，有力地證明師之不可或缺，以及不從師之愚。作者進而引伸，以聖人孔子轉益多師為例，說明「弟子

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的道理，以萬世師表為例，說服力自然不庸置疑。作者最後說明本文寫作動機，引師事自己的十七歲少年為例，證明自己就是一位躬行師道者。在全文多重論證下，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」、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」、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等核心論題就立於不敗之地了。

從技巧而論，本文特色亦甚多。

首先是章法謹嚴，全文可分成四大部分，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」至「師之所存也」為第一部分，正面論述有師之重要性和角度，以及道理在哪裏，老師就在那裏的道理。「嗟乎」至「其可怪也歟」為第二部分，從反面批判眾人及士大夫不從師之愚及怪。「聖人無常師」至「如是而已」為第三部分，舉孔子為禮論證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」之理，最後一段為第四部分，以自己十七歲少年師事自己為例，重申師道之重要。四部分環環緊扣，論述非常嚴密。

從章法角度而言，本文各部分均做到交相呼應，馮為民、周曉麗《汪洋恣肆、縱橫淋漓——〈師說〉的藝術魅力》（見《中學語文教學參考》1998年第4期）中云：「文章的首尾呼應，以『師道』與『古道』來互為印證。文章開頭的『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』在後文中時有照應。如『吾師道也』、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』中的『師道』分明是『古之學者必有師』的從師之道；『聖人無常師』及『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』，也就是『古之學者必有師』的『師道』。『傳道』與『聞道』暗合；『解惑』與下文『惑矣』『惑之不解』處處勾連，脈絡貫通；『受業』又與下文『授之書而習其句讀』『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』等內容相應，也與『孔子師郟子、萇弘』等相應，一是指童子師的教句讀，一是指接受專門術業、涇渭分明。再如文中在反面論證時講到『小學大遺』『士不及工』，又遠與『今之眾人』『愚益愚』呼應，舉孔子善學也與『古之聖人』『聖益聖』遙相呼應，文中立論的『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』在反面論證時也扣得緊密。」可知本文處處呼應，章法縝密。

對比、襯托、層遞兼用是本文技巧上之第二大特色。「嗟乎！」一段，以超越常人甚遠的古聖人尚且「從師而問」，與愚笨之今之眾人反「恥學於師」作對比；「愛其子」一段，以士大夫們為其子「擇師而教之」，與其身「則恥師焉」對比；「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」一段則以「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」，「不恥相師」，與士大夫們對相師之人「羣聚而笑之」對比。對比的目的是以聖人之明，自身亦有為其子擇師，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不恥；以襯托出眾人、士大夫之愚及恥。進而上推「學者必有師」的中心論題。而言三重對比兼襯托實在又有層次之分，古聖人是最高層次，其次是自身層次，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則是比自身社會地位更低的層次，形成層遞關係，如此，古聖人、自身、低下階層尚且有師或不恥相師，則眾人及士大夫之不從師或恥於相

師之謬誤就躍然紙上了。足見其技法之爐火純青。

善用感嘆句是本文第三大特色，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，皆出於此乎！」是推斷語氣，「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」、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！」是肯定語氣，「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」是驚詫語氣，各有特點，同中有異，使表達之感情及文氣愈來愈激烈、愈來愈澎湃。

修辭豐富是本文技巧上第四大特色。本文最少運用了頂真、對仗、引用、反問等數種修辭格。如「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」、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」、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」等，都是頂真格。頂真法之運用，使文章氣勢增強，文氣連貫，產生一種迴環往復之美。對仗方面，「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」、「無貴無賤，無長無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」、「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為聖，愚人之所以為愚」、「傳其道、解其惑」、「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」等俱為對偶句，使文章顯得工整勻稱，對比鮮明，富於氣勢。引用法方面，有明引、有暗引，明引是「孔子曰：『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』」暗引如「人非生而知之者」一句出自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吾非生而知之者。」，又「聖人無常師」一句實出自《論語·子張》：「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。」無論直引或間引，都使文章語句精煉、內涵豐富、富於說服力。反問句如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」、「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」等，用疑問方式表達肯定意思，使感情強烈、重點突出。凡此，俱可見本文修辭技巧多樣而富於變化。